

第 6 卷

1995-2000

陈忠实文集

陈忠实



人民文学出版社

陈忠实

文集

第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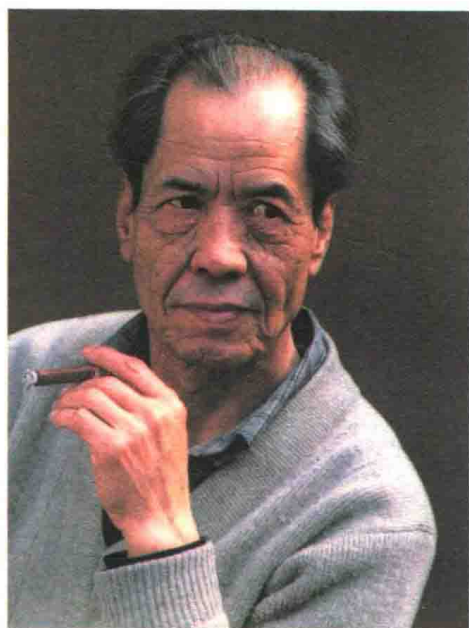
卷

陈忠实

1995-2000



人民文学出版社



目 录

散文·随笔

最初的晚餐

- 《生命历程中的第一次》之一 (3)

尴尬

- 《生命历程中的第一次》之二 (6)

沉重之尘

- 《生命历程中的第一次》之三 (9)

中餐与地摊族

- 意大利散记之一 (12)

破禁放足不做囚 (18)

贞节带与斗兽场

- 意大利散记之二 (22)

那边的世界静悄悄

- 美、加散记之一 (28)

北桥,北桥

- 美、加散记之二 (32)

告别白鸽 (37)

一株柳 (45)

感受文盲

- 美、加散记之三 (47)

口红与坦克

- 美、加散记之四 (51)

- 五十开始 (54)

- 朋友的故事 (65)

- 陶冶与锻铸 (70)

- 喝茶记事 (73)

- 追寻貂蝉 (77)

- 自题旧照 (80)

- 无法超脱 (81)

- 谁打败了斗牛士 (84)

- 喇叭裤与“本本” (87)

- 伊犁有条渠 (92)

灿烂一瞬

- 凉山笔记之一 (96)

神秘一幕

- 凉山笔记之二 (99)

- 旦旦记趣 (104)

- 自己卖书与自购盗本 (108)

- 自信是金 (122)

- 俏了西安 (127)

- 家之脉 (131)

- 拔出话筒 (134)

骆驼刺

- 车过柴达木之一 (137)

盐的湖

- 车过柴达木之二 (139)

天之池 (141)

何谓良师

- 我的责任编辑吕震岳 (144)

为了十九岁的崇拜

- 追忆尊师王汶石 (158)

千年的告别 (166)

口声 (168)

活在西安 (174)

动心一刻 (178)

取名 (181)

自题照片 (185)

拜见朱鹮 (186)

威海三章 (190)

球迷希尔顿 (196)

如炬人生 (198)

释疑者 (201)

从盗书到盗名 (203)

创造礼赞 (208)

言论·对话

文学无封闭 (213)

兴趣与体验

- 《陈忠实小说自选集》序 (217)

生命易老,文学不死 (222)

关于陕西长篇小说创作的回顾与展望 (225)

美髯公的画与文	(235)
送平凹赴华西	(238)
解读徐岳	(239)
致日本读者	
——《白鹿原》日文版序	(244)
柳青的警示	
——在柳青墓前的祭词	(246)
注钙	(248)
敞开心灵之窗	(250)
回声·钟声·双刃剑	(252)
踏过泥泞	(254)
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	(257)
关于《白鹿原》获茅盾文学奖答诗人远村问	(262)
历史和现实的追问	(271)
跨越障碍	(274)
业已成荫的大树	(277)
心灵独白	(279)
生命价值的新启示	(282)
王国不神秘	(284)
西安人武元	(290)
真情无价	(295)
从生活体验到心灵体验	
——与《人民日报》记者高晓春的对话	(298)
心灵剥离	(301)
大气·雄风	(303)
在《当代》，完成了一个过程	(307)
灵人	(309)

滔滔汉江水	(312)
痴情如你	(315)
人生九问	(319)
蔚为壮观的诗章	(323)
人物才是撑起故事框架的柱梁	(326)
网上夜话	(329)
我读《山河岁月》	(337)
你写的书,让我不敢轻率翻揭	(340)
校验人生	(350)
致冷梦的一封信	(357)
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致徐剑铭	(359)
拒绝平庸	
——答《刘琦之歌》作者的信	(362)
卓尔不群这一株	(365)
文学活着	
——答《三秦都市报》记者杜晓英问	(368)
说税	(372)

散文·随笔

最初的晚餐

——《生命历程中的第一次》之一

想到这件难忘的事，忽然联想到《最后的晚餐》这幅名画的名字，不过对我来说，那一次难忘的晚餐不是最后的，而是最初的一次，这就是我平生第一次陪外国人共进的晚餐。

那时候我三十出头，在公社（即现今的乡政府）学大寨正学得忙活。有一天接到省文艺创作研究室（即省作协）的电话，通知我去参加接待一个日本文化访华团。接到电话的最初一瞬就愣住了，我的第一反应是我穿什么衣服呀？我便毫不犹豫地推辞，说我在乡村学大寨的工作多么多么忙。回答说接待人名单是省革委会定的，这是“政治任务”必须完成。这就意味着不许推辞更不许含糊。

我能进入那个接待作陪的名单，是因为我在《陕西文艺》（即《延河》）上刚刚发表过两个短篇小说，都是注释演绎“阶级斗争”这个“纲”的，而且是被认为演绎注释得不错的。接待作陪的人员组成考虑到方方面面，大学革委会主任、革命演员、革命工程师等，我也算革命的工农兵业余作者。陕西最具影响的几位作家几棵大树都被整垮了，我怎么也清楚我是猴子称王地被列入……

最紧迫的事便是衣服问题。我身上穿的和包袱里包的外衣和衬衣，几乎找不到一件不打补丁的，连袜子也不例外。我那时工资三十九元，连我在内养活着一个五口之家，添一件新衣服大约两年才能做

到。为接待外宾而添一件新衣造成家庭经济的失衡,太划不来了。我很快拿定主意,借。

借衣服的对象第一个便瞄中了李旭升。他和我同龄,个头高低身材粗细也都差不多。他的人样俊气且不论,平时穿戴比较讲究,我几乎没见过他衣帽邈邈的时候。他的衣服质料也总是高一档,应该说他的衣着代表着七十年代中期我们那个公社地区的最高水平。“四清”运动时,工作组对他在经济问题上的怀疑首先是由他的穿着诱发的,不贪污公款怎么能穿这么阔气的衣服?我借了一件半新的上装和裤子,虽然有点褪色却很平整,大约是哗叽料吧我已记不清了。衬衣没有借,我的衬衣上的补丁是看不见的。

我带着这一套行头回到驻队的村子。我的三个组员(工作组)经过一番认真的审查,还是觉得太旧了点,而且再三点示我这不是个人问题,是一个“政治影响”问题,影响国家声誉的问题……其中一位老大姐第二天从家里带来了她丈夫的一套黄呢军装,硬要我穿上试试。结果连她自己也失望地摇头了,因为那套属于将军或校官的黄呢军装整个把我装饰得面目全非了,或者是我的老百姓的涣散气性把这套军装搞得不伦不类了。我最后只选用了她丈夫的一双皮鞋,稍微小了点但可以凑合。

第二天中午搭郊区公共汽车进西安,先到作家协会等候指令。《陕西文艺》副主编贺抒玉见了,又是从头到脚的一番审视,和我的那三位工作组员英雄所见一致:太旧。我没有好意思说透:就这旧衣服还是借来的。她也点示我不能马虎穿戴,这不是个人问题而是“国家影响政治影响”的大事。我从那时候直到现在都为这一点感动,大家都首先考虑国家面子。老贺随即从家里取来李若冰的蓝呢上衣,我换上以后倒很合身。老贺说很好,其他几位编辑都说好,说我整个儿都气派了。

接待作陪的事已经淡忘模糊了,外宾是些什么人也早已忘记,只

记得有一位女作家，中年人，大约长我十余岁。我第一眼瞧见她首先看见的是那红嘴唇。她挨我坐着，我总是由不得看她的红嘴唇，那么红啊！我竟然暗暗替她操心，如果她单个走在街上，会不会被红卫兵逮住像剪烫发砍高跟鞋一样把她的红嘴唇给割了削了？

那顿晚餐散席之后我累极了，比学大寨拉车挑担还累。

现在，因为工作的关系我常常接待外宾并作陪吃饭，自然不再为了一件衣服而惶惶奔走告借了；再说，国家的面子也不需要一个公民靠借来的衣服去撑持了；还有，我也不会为那位日本女作家的红嘴唇被削而操心担忧了，因为中国城市女人的红嘴唇已经灿若云霞红如海洋了。

尴 尬

——《生命历程中的第一次》之二

我的宿办合一的住屋的门框上贴着一副白纸对联，内容选用毛泽东的诗章中的摘句：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眉批为：送瘟神。门框右上角吊着一只灯笼，也是白纸糊的。乡间通常是在死了人过白事时才用白纸写对联，那种用白纸糊的灯笼也是专门接灵送鬼的引路灯。自从被大人操纵着的孩子们用这些东西装饰了我的门面儿的那一刻起，我便立即意识到我死了。我已从轰轰烈烈的人世进入阴气逼人的冥冥之域，成为冥国鬼域的一个小鬼了。

那年我二十四岁。

我完了。我已经无数次地重复过这种自我判断。完了自然首先是指政治上完了，那时候的社会准则和生活法尺都是以政治为“纲”的，“纲”完了“目”还能张么？作为“目”的文学理想也完了。那时候我刚刚发表过七八篇散文习作，即使这样短促的夭折也都由痛苦的承受转变为乖顺的接受了。然而这阴纸对联和鬼灯整上我的房门，我发觉我原以为完了死了而沉寂的心确凿地又惶惶起来，每一次进门和出门看见这两样丧气鬼氛的东西心里就发怵，都要经受一次心灵的折磨，都在无时无刻昭示着你是鬼而不是人了。我才明白了的自己还要一张脸，还会尴尬和难堪。

我到现在也搞不明白，我的那样穷困的家庭环境，怎么会给予我

如此根深蒂固的爱面子的心理。我期望那些东西尽快烂掉,然而这房子却是雨淋不着风也吹不到的小套间,那些作为冥国鬼域标志的装饰物竟然保存了三个月之久。三个月里,我一日不下八次地接受它对我的心灵的警示和对脸皮的磨砺。

我最怕熟人朋友来看我,结果是最令我尴尬的姐姐和表妹先后都来光顾了。姐姐随姐夫五十年代初去青海支援建设,借了“文革”可以不上班的天赐良机第一次省亲。表妹在新疆上大学为节约路费两年都不敢回乡,逮着可以免费乘车免费吃喝的机会如愿以偿回家乡来了,自然是以革命和造反的堂皇名义归来的。姐姐引着我的小外甥进入房子,那个以调皮捣蛋而出名的小家伙一直抱着我姐姐的腰不敢松手,肯定是在进入房门瞧见鬼物而想到这是阎罗统治下的鬼魅世界了。表妹曾经和我在同一个教室里念初中,她的到来更使我自惭形秽而无地自容。她以一个大学生的昂然享受着免费旅游(串连)的革命优惠,我却已走到生命的尽头……在文化水平上姐姐和表妹尽管构成了高低两极,劝慰我的话却是惊人的一致:“想开点儿,你看看刘少奇刘澜涛都给斗了游了,咱们算啥?”

刘少奇作为国家的象征,刘澜涛则是西北地区的领导人,我过去把他们的著作和讲话稿反复学习过,他们现在却成为我落难后应该活下去的一个参照了。然而我依然对自己万分痛心万分悲伤,我不能再写文章更不敢再投稿了,我还活什么呢?

……

我后来才充分意识到这人生第一次的大尴尬对我的决定性好处。不单是脸皮磨厚了,不单是心理承受挫折的能力增强了,恰恰是作为一个企图反映社会的文学理想所不可或缺的生命体验。生命体验显然不应混同于生活体验。这种生命体验是任何哲学或政治教科书所不能给予我的。如果从个人意愿和自觉性上来讲,我肯定不会自愿选择那种毁灭性的尴尬,然而生活却把我强迫性地踢到那个尴

尬的杳晃里,强迫我接受人生的这种炼狱式的洗礼。更值得庆幸的,是在我刚刚步入社会而且比较风顺的二十四岁时。当我后来逃脱尴尬而确信自己并没有完的时候,第一次生命体验便完成了。

后来,用马尔科斯的叙述程式可以说成是多年以后,我又陷入一种人生的大尴尬,我充分而又清醒地能够对自己的过失做出判断,便不像头一次那么慌乱,那么懊悔,那么简单地以为就完了,而能够保持一种沉静的心境,而且能够对自己说,完不完全在自己。尽管是一种清醒的沉静,仍然避免不了在一些特定场合的尴尬,我也清楚这种根深蒂固的爱面皮的痼疾依然附着我。两次大尴尬的经历之后,我完成了这一面和那一面的不同的生命体验,自家的直接体会就是,得按自己的心之所思去说自己的话去做自己的事了。不然——

便不说,更不做。

沉重之尘

——《生命历程中的第一次》之三

八年前的那年春节刚过，浓郁的新年佳节的气氛还弥漫在乡村里，我就迫不及待地赶到蓝田县城去查阅县志。我已经开始了一部长篇小说的孕育和构思。我想较为系统地了解我所生活着的这块土地的昨天或者说历史。县志在我看来就是一个县的历史，又是一个县的百科全书。为了避免一个县可能存在的偏狭性，我决定查阅蓝田、长安、咸宁三县县志；这三个县在地理上连结成片包围着西安，属于号称“自古帝王都”的关中这块古老土地的腹心地带，其用心不言自明。

翻阅线装的残破皱褶的县志时感觉很奇异，像是沿着一条幽深的墓穴走向远古。当我查阅到连续三本的《贞妇烈女》卷时，又感到似乎从那个墓穴进入一个空远无边碑石林立的大坟场。头一本上记载着一大批有名有姓的贞妇烈女们贞节守志的典型事例，内容大同小异事例重复文字也难免重复，然而绝对称得起字斟句酌高度凝练高度概括，列在头一名的贞妇最典型的事例也不过七八行文字，随之从卷首到卷末逐渐递减到一人只给她一行文字。第二本和第三本已经简化到没有一词一句的事迹介绍，只记着张王氏李赵氏陈刘氏的代号了，属于哪个村庄也无从查考，整整两大本就这样实扎扎印下来，没有标点更不分章节。我看这些连真实姓名也没有的代号干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